續高僧傳/卷2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二十五

續高僧傳
卷第二十六

卷第二十七

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

感通下　〈正傳四十五　附見二人〉

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密傳一

釋道密，姓周氏，相州人。初投耶舍三藏師習方藝，又從鄴下博聽大乘，神思既開，理致通衍。至於西梵文言，繼迹前列，異術勝能，聞諸齊世。隋運興法，翻譯為初，勅召入京，住大興善寺，師資道成，復弘梵語，因循法本，留意傳持。

會仁壽塔興，銓衡德望，尋下勅召送舍利于同州大興國寺，寺即文帝所生之地，其處本基般若尼寺也。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於此寺中，于時赤光照室，流溢外户，紫氣滿庭，狀如樓閣，色染人衣，內外驚禁。嬭母以時炎熱，就而扇之，寒甚幾絕，困不能啼。有神尼者名曰智仙，河東蒲坂劉氏女也，少出家，有戒行，和尚失之，恐其墮井，見在佛屋儼然坐定，時年七歲，遂以禪觀為業。及帝誕日，無因而至，語太祖曰：「兒天佛所祐，勿憂也。」尼遂名帝為那羅延，言如金剛不可壞也。又曰：「此兒來處異倫，俗家穢雜，自為養之。」太祖乃割宅為寺，內通小門，以兒委尼，不敢名問。後皇妣來抱，忽見化而為龍，驚惶墮地。尼曰：「何因妄觸我兒，遂令晚得天下。」及年七歲，告帝曰：「兒當大貴，從東國來。佛法當滅，由兒興之。」而尼沉靜寡言，時道

成敗吉凶，莫不符驗。初在寺養帝，年至十三方始還家，積三十餘歲，略不出門。及周滅二教，尼隱皇家，內著法衣，戒行不改。帝後果自山東入為天子，重興佛法，皆如尼言。及登位後，每顧群臣追念阿闍梨，以為口實。又云：「我興由佛法，而好食麻豆。前身以從道人裏來，由小時在寺，至今樂聞鍾聲。」乃命史官王劭為尼作傳。其龍潛所經四十五州，皆悉同時為大興國寺，因改般若為其一焉。仁壽元年，帝及后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，砧碰試之，宛然無損，遂散於州郡，前後建塔百有餘所，隨有塔下皆圖神尼，多有靈相。故其銘云：「維年月，菩薩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堅，敬白十方三世一切三寶弟子：蒙三寶福祐，為蒼生君父，思與民庶共建菩提，今故分布舍利，諸州供養，欲使普修善業，同登妙果。仍為弟子，法界幽顯，三塗八難，懺悔行道，奉請十方常住三寶，願起慈悲，受弟子等請，降赴道場，證明弟子為諸眾生發露懺悔。」文多不載。密以洽聞之譽，送此寺中。初下塔時，一院之內光明充塞，黃白相間，兼赤斑氣，旋遶朗徹，久而乃滅。道俗內外，咸同一見。寺有四門，門立一碑，殿塔廊廡及以生地，莊嚴綺麗，晃發城邑。

仁壽之末，又勅送于鄭州黃鵠山晉安寺。掘基至水，獲金像一軀，高尺許，儀制特異。正下塔時，野鳥群飛，旋繞塔上，事了便散。又見金花三枚騰空久之，下沒基內。又放螢光，後遂廣大，遶塔三帀。寺本高顯，素無泉水，須便下汲，一夕之間，去塔五步飛泉自涌，有同浪井。廣如王劭所紀。及大業伊始，從治雒陽，上林園中置翻經館，因以傳譯，遂卒於彼。所出諸經如費氏錄。

隋京師經藏寺釋智隱傳二

釋智隱，姓李氏，貝州人，即華嚴藏公之弟子也。自少及長，遵弘道義，慧解所傳，受無再請。而神氣俊卓，雅尚清虛，時復談吐，聽者忘倦。開皇七年勅召大德，與藏入京，住大興善。通練《智論》、《阿毗曇心》及《金剛般若論》，明其窟穴。至十六年，以解兼倫例，須有紹隆，下勅補充講論眾主，於經藏寺還揚前部。

仁壽創福，勅送舍利于益州之法聚寺，寺即蜀王秀之所造也。道適邛蜀，開化彌昌，傾其金貝，尋即成就。晚又奉送，置塔莘州，天雨異花，人得半合，又放紫光，變為五色。盲者來懺，欻獲雙目，捨杖而歸，風躄等病，其例皆爾。及將下瘞，天雨銀花，放白色光，前後非一。正入塔時，感五色雲下覆函上，重圓如蓋，大鳥六頭旋遶雲間，閉訖俱散。隱以事聞，帝大悅，付於著作。卒於京室。

隋中天竺國沙門闍提斯那傳三

闍提斯那，住中天竺摩竭提國，學兼群藏，藝術異能，通練於世。以本國忽然大地震裂，所開之處極深無底，於其岸側獲一石碑，文云：「東方震旦，國名大隋，城名大興，王名堅，意建立三寶，起舍利塔。」彼國君臣欣感嘉瑞，相慶希有，乃募道俗五十餘人尋斯靈相。初發祖送，並出王府，路遠賊掠，所遺蕩盡，唯餘數人逃竄達此。以仁壽二年至仁壽宮，計初地裂獲碑之時，即此土開皇十四年也，行途九載，方達東夏。正逢天子感得舍利，諸州起塔，天祥下降，地瑞上騰，前後靈感，將有數百，闔國稱慶，佛法再隆。有司以事奏聞，帝以事符大夏，陳迹東華，美其遠度，疑是證聖，引入大寶殿，躬屈四指，顧問群僚：「解朕意不？」僉皆莫委。因問斯那，又「解意不」，答曰：「檀越意謂貧道為第四果人耶，實非是也。」帝甚異之，乃置于別館，供給華重。膳夫以酒酵和麵，擬為餅調，候時不起，因以問那，答曰：「此不合食。」便用水溲煮之，與常酵者不異。上問：「今造靈塔，遍於諸州。曹、陝二州，特多祥瑞，誰所致耶？」答曰：「陝州現樹，地藏菩薩；曹州光華，虛空藏也。」又問：「天華何似？」答曰：「似薄雲母，或飛不委地，雖委地而光明奇勝。」帝密以好雲母及所獻天華各一箱用示諸人，無有別者。恰以問那，那識天花而退雲母。及獻后云崩，空發樂音，并感異香。具以問由，答曰：「西方淨土名阿彌陀，皇后往生，故致諸天迎彼生也。」帝奇其識鑒，賜綿絹二千餘段，辭而不受，因強之，乃用散諸福地。見《感應傳》。

隋京師勝光寺釋明誕傳四

釋明誕，姓史，衛州汲人。律儀行務，履顧前賢，通《十地》、《地持》，赴機講解《攝大乘論》，彌見弘演。後入京，住勝光寺，溫柔敦厚，性無迫暴。

有勅召送舍利于襄州上鳳林寺，基趾梁代雕飾，隋初顯敞，高林跨谷連院，松竹交映，泉石相喧，邑屋相望，索然閑舉，有遊覽者皆忘返焉。文帝龍潛之日，因往禮拜，乞願弘護，及踐寶位，追惟往福，歲常就寺廣設供養，仍又改為大興國寺。及誕之至彼安厝塔基，寺之東院鑿地數尺，獲琉璃瓶，內有舍利八枚，聚散呈祥，形質不定，或現全碎，顯發神奇，即與今送同處起塔。又下穿掘得石，銘云：「大同三十六年已後，開仁壽之化。」依檢梁曆，有號大同，至今歲紀，髣髴符會。誕欣感嘉瑞，乃表奏聞。寺有金像一軀，舉高丈六，面部圓滿，相儀充備，峙于堂內，眾鳥無敢踐足。庭前樹碑，庾信文，蕭雲書，世稱冠絕，誕歷覽徽猷，講授相接。終于本寺。

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明璨傳五

釋明璨，姓韋，莒州沂水人。十歲出家，二十受具。中途尋閱，備通經史，稟性調

柔，初不陳怒。未及三夏，頻揚《成論》及《涅槃經》。值廢教隱倫，避世林澤，還資故業，重研幽極。周宣創開陟岵，慧遠率侶登之，璨時投足，歸師諸部。未久深悟，遂演於世，講徒百數，心計明白，開隱析疑，善通問難，精慮勃興，未曾沉息。加又福德所被，聞見欣然。勅召入京，住大興善。

仁壽初歲，召送舍利于蔣州之栖霞寺，今之攝山寺也，本基靈異，前傳具詳。而璨情存傳法，所在追訪，乃於江表獲經一百餘卷，並是前錄所遺，及諸闕本，隨得施利，處處傳寫。末住大禪定寺，弘法為務。春秋良序，頻往藍田，登山臨水，欣其得性。唐初卒也。

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慧重傳六

釋慧重，姓郭，雍州人。志幹威稜，不怯邪障，鬼神林屋，聞有栖止，無往不降。淨持戒地，明解《攝論》，履遊名教，清迥不群。住大興善，博綜機要，榮達敘顧，辯章言令，寫送有法。

仁壽置塔，勅召送舍利于泰山之岱岳寺。初至放光，乃至入塔，相續流照。岳上白氣三道，下流至于基所。岳神廟門無故自開，如是者三，識者以為神靈歸敬故也。四年建塔，又送于隆州禪寂寺。初至設齋，忽有野鹿從南山下，度嘉陵江直趣塔所，人以手摩，自然依附，乃至下訖，其鹿方去。夜放大光，在佛堂上，焰高數丈，青赤流集，眾人同見。三日打剎，合州喜捨，紫雲覆塔，雨金銀花遍於城邑，其收得者乃有五色相鏤。又獲舍利五枚，於天花上浮泛旋轉，合散隨心。州內修梵寺先為文帝造塔，有一分舍利，欲與今塔同日下基，其夜兩塔雙放光明，朗照幽顯，至曉方滅。同覩此瑞，無數千人。將下之晨，又雨銀花，變轉非一。重還京室，改革前度，專修禪悔，晝夜十有二時，禮五十三佛，餘則跏坐正念，畢世終業。

隋京師勝光寺釋寶積傳七

釋寶積，姓朱，冀州條人。割略愛網，訪道為任，浮遊靡定，不存住止。齊亡法毀，潛隱太山，迴互魯兗，乃經年稔。開皇十四年，隋高東巡，候駕請謁，一見便悅。下勅入京，住勝光寺。講揚《智論》及《攝大乘》。而體量虛廓，不計仇隙，曾有屏毀達其耳者，解衣遺之，曰：「卿見吾過，真吾師友。」

仁壽初年，勅送舍利於華岳思覺寺，寺即左僕射楊素之所立也。初下之晨，雲垂四布，雪滿山邑，天地奄暗，逼目無見。及期當午，忽爾天清日朗，現五色雲於塔基上，去地五丈，圓如輪蓋。遙有見者，望其蓋上，赤光赫奕，團團直上，遠連天際。暨于覆

了，雲合光收，還如晨旦。積後卒於京室。

隋京師仁法寺釋道端傳八

釋道端，潞州人。出家受具，聽覽律藏，至於重輕開制，銓定綱猷，雅為宗匠。晚入京都，住仁法寺，講散毗尼，神用無歇，時程俊舉，後學欽之。加復體尚方言，梵文書語，披葉洞識，了其深趣，勤心護法，匡攝有功。

仁壽中年，勅送舍利于本州梵境寺。初入州界，山多無水，忽有神泉涌頂，流者非一，舊痾夙痼，飲無不愈。別有一泉，病飲尋差，若咽酒肉，必重發動，審量持戒，永除休健。端以事聞，後還京寺，常樂弘演，終于本寺。

隋京師勝光寺釋道粲傳九

釋道璨，恒州人。慧學如神，鑽求《攝論》、《華嚴》、《十地》，深疑伏旨，解其由緒。志尚幽靜，不務奢華，重義輕財，自小之大。後入關輦，便住勝光，訪道求賢，栖遑靡託。

仁壽起塔，勅召送舍利于許州辯行寺。初至塔寺，堂中佛像素無靈異，忽放大光，通燭院宇。舍利上踊，金瓶之表又放光明，遶瓶旋轉。既屬炎熱，將入塔時，感雲承日，覆訖方滅。又於塔側造池供養，因獲古井，水深且清，輕奧甜美。舉州齊調，一從此井，而無竭濁，莫不嗟嘆。璨後不測其終。

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明芬傳十

釋明芬，相州人，齊三藏耶舍之神足也。通解方俗，妙識梵言，傳度幽旨，莫匪喉舌。開皇之譯，下勅追延，令與梵僧對傳法本。而意專檢失，好住空閑，味詠《十地》，言輒引據，問論清巧，通滯罕倫。

仁壽下勅，令置塔于慈州之石窟寺，寺即齊文宣之所立也。大窟像背文宣陵，藏中諸雕刻駭動人鬼。芬引舍利，去州三十許里，白雲鬱起，從寺至擧，長引不絕，耿耿橫空，中有天仙飛騰往返，竟日方滅。明旦將曉，還有白雲長引來迎，雲中天仙如昨無異。人眾同見，傾目叵論，識者以為石窟之與鼓山連接密爾，竹林仙聖響應之乎。既至山塔，東面有泉，眾生飲皆病癒。芬後卒于興善，所著眾經如費氏錄。

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蓋傳十一

釋僧蓋，恒州人。曾遊太原，專聽《涅槃》，晚至洛下，還綜前業。蓋聞經陳念慧，攝慮為先，遂廢聽業，專思定學，陶思既久，彌呈心過，遂終斯習。後入京師，周訪禪侶，住大興善，垂帷斂足，不務世談，近局異乘，略不霑口，吐言清遠，勘不高之。

仁壽二年，勅送舍利于滄州。四年，又勅送于浙州之法相寺。初營石函，本唯青色，及磨治了，變為鮮錦，布彩鋪螺。又見僧形，但有半身，及曉往觀，僧變為佛，光焰神儀，都皆明著。又現三字，云「人王子」也。佛前又現雄雞之像。冠尾圓具，或現仙鳳、天、人諸相甚眾。南鄉縣民多業屠獵，因瑞發心，受戒永斷。後於他日，有採柴者於法相寺南見有樸樹，乃生奇異果，僅有百顆，其色紅赤，如蓮欲開，折取二枚，來用供塔。官庶道俗千有餘人同往折取，味如蒲桃，并果表奏，帝驚訝其瑞。蓋後住禪定寺，唐初即卒，年九十餘矣。

隋京師日嚴寺釋曇瑎傳十二

釋曇瑎，江都人。少學《成實》，兼諸經論，《涅槃》、《大品》，包蘊心目，雖講道時缺，而以慧解馳名。每往法筵，亟陳論決，徵據文旨，學者憚焉。常讀諸經，盈箱滿案，記注幽隱，追問耄老，皆揖其精府，反啓其志，瑎乃為斟酌，通問盤梗。自江左右，歷覽多年，傳譽不爽，實鍾華望。煬帝昔為晉王，造寺京室，諸方搜選，延瑎入住。內史令蕭琮合門昆季，祖尋義學，屈禮歸心，奉以家僧，攜現大小，常處第內，晨夕歡娛，講論正理，惟其開悟。

仁壽之末，勅送舍利于熙州環谷山山谷寺。古傳云：昔有齊人郭智辯，數遊環山之陽，世俗重之，因以名焉。此寺即蕭齊高帝之所立也，林崖重映，松竹交參，前帶環川，北背峻嶺，江流縈繞，實為清勝。瑎巡此地，仍搆塔焉。初正月內，當擬基處屢放金光，如一疋許，十餘日中，然後方息。舍利恰到，如即置基，先不相謀，若同合契，皆大慶也。又初到治，天本亢陽，人物燋渴，夜降大雨，高下皆足，無不賴幸。又放赤光，流矚如火。行道七夕，又放大光被諸山也。五千餘人咸蒙斯瑞，及懺罪營福，不可勝言。晚承故業，迄于隋運。後住弘善，以疾而終，春秋八十有三，武德初矣。

隋京師隨法寺釋道貴傳十三

釋道貴，并州人。《華嚴》為業，詞義性度，寬雅為能，而於經中深意，每發精彩，有譽當時。加以閑居放志，不涉煩擾，市肆俳優，未曾遊目，名利貴賤，故自絕言，精潔守素，清真士也。晚在京師，住隨法寺，擁其道德，閑守形心。

及建塔之初，下勅流問，令送舍利于德州會通寺。至治之日，放赤光明，如大甕許，久之方滅。有一婦人躄疾多載，聞舍利至，舁來塔所，苦心發願，乞蒙杖步，依言立愈，疾走而歸。將下塔時，忽有大鳥十二，形相希世，不識名目，次第行列，旋遶空中，正當塔上，覆訖方逝。貴後鎮業京輦，不測其終。

隋京師玄法寺釋道順傳十四

釋道順，貝州人。習學《涅槃》，文疏精覈，志勤策立，堪勝艱苦，常樂弘法。於囹圄中無緣拘縶，假訴良善，文書既効，方便雪他，投身桎梏，情志欣泰。監獄者愍斯厄苦，將欲解免，方取經疏，鋪舒詳讀，旁為囚隸說法勸化。事本無蹤，還蒙放釋，出獄之日，猶恨太早。有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吾聞諸聖，地獄化生。雖不逮彼，且事微轍。」開皇隆法，杖步入關，採訪經術，住玄法寺。

及後造塔，勅召送舍利于宋州。初到宋城，市中古井由來醎苦，水色又赤，無敢嘗者，及舍利至，色忽變白，味如甜蜜。至造塔所，初放赤光，又放白光，通照寺內。七日辰時，天雨白花，如雪不落，紛紛滿空。及下塔時，白鶴九頭飛翔塔上，下函既了，方乃北逝。順後還京，遊尋行業。

唐運初興，巡栖山世，年既遲暮，欲事終心。行至灞川，驪山南足遇見古寺，龕窟崩壞，形像縱橫，即住修理。先有主護，乃具表請，武皇特聽，遂得安復，今之津梁寺是也。僕射蕭瑀為大檀越，福事所資，咸從宋國。僧眾濟濟，有倫理焉。順後卒於住寺，春秋八十餘矣。

隋京師沙門寺釋法顯傳十五

釋法顯，雍州扶風人，厥姓甯氏。生平志尚，禪寂為宗，文字紙筆，性不遊履，沉默寡欲，不為世累。其師法開，定門幽祕，殆是不測。元魏之末，住京兆王寺，與實禪師齊駕朝野，兼以簡約清素，華貴傾屬。顯遇斯明匠，承奉累年，傳習師宗，頗接徽緒。住日嚴寺。

仁壽末歲，置塔隴州，下勅令送。顯發自帝京，奉擧至彼藥王寺內。然寺去州一十餘里，褊狹斜仄，殊非形望，乃移近州北三王山下，背崖臨水，高勝博敞。仍構大塔，放大光明，闔境同觀，欣其罪滅。顯因其所利，即而利之，廣說法要，傾其心惱。當斯一會，榮歎成諠。

晚還入京，聚徒綜業。每年歲首，受具者多，顯為開發戒緣，鼓行壇懺，引聚清眾，即而惠之。後終時也，將八十矣。

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世傳十六

釋僧世，青州人。負袠問道，無擇夷險，觀其遊履，略周方岳。而雄氣所指，鋒刃當時，談論是長，偏愛喉舌，豐詞疊難，名聞齊魯。開皇入京，住興善寺，長遊講會，必存論決。

仁壽下勅，召送舍利于萊州之弘藏寺。四年，又勅送密州茂勝寺。行達青州，停道藏寺，夜放赤光，從房而出，直指東南。爾夜密州城內又見光明從西北來，相如火炬，叢焰非一，遶城內外，朗徹如日。預有目者，無不同覩，後乃勘究，方知先告。既至治所，兩夜放光，如前遶城，朗徹無異。及世舉瓶欲示大眾，忽然不見。後至寺塔，復放大光，通照寺宇。行道初日，打剎教化，舍利二粒見于瓶內，及造石函，忽變為金，如棗如豆，間錯函底，餘處並變為青琉璃。因具圖表，帝大悅也。後還京，不久尋卒。

隋京師靜覺寺釋法周傳十七〈(景暉)〉

釋法周，不知何許人，狀相長偉，言語高大。《涅槃》、《攝論》，是所留神，稠會勝集，每預登踐，身相孤拔，多或顧問，由是振名者，復繫於德矣。初住曲池之靜覺寺，林竹叢萃，蓮沼盤遊，縱達一方，用為自得。京華時偶形相義舉，如周者可有十人，同氣相求，數來歡聚，偃仰茂林，賦詠風月，時即號之為「曲池十智」也。

仁壽建塔，下勅送舍利于韓州修寂寺。初造石函，忽有一鴿飛入函內，自然馴狎，經久乃去。寺有塼塔四枚，形狀高偉，各有四塔鎮以角隅，青瓷作之，上圖本事，舍利到夜，各放光明，如焰上衝。四方眾生一時同見，數數放光。至于未入空中，如絳長三丈許，諸佛聖僧，眾相非一，皆列其中。周後復往大禪定寺。

唐運初基，為僧景暉於仁壽坊置勝業寺，召周經始，勅知寺任，又改坊名還符寺號。初，暉同諸僧侶住在長安，晚又變改常度，形同俗服，栖泊寺宇，不捨戒業，言語隱伏，時符讖記。高祖昔任岐州，登有前識，既承大寶，追憶往言，圖像立廟，爰彰徽號。自周積年處任，不事奢華，房宇趣充，僧事僅足。貞觀之始以疾而終，八十餘矣。

隋京師延興寺釋慧誕傳十八

釋慧誕，雍州人。學究《涅槃》及通《攝論》，每登講席，有名京室，即曇延法師之學士也，住延興寺。

仁壽下勅，召起塔于杭州天竺寺，住在靈隱山，林石岑竦，實來仙聖。初搆塔基，

多逢伏石，掘得一所，是古石函，傍推其際，眇不可測。因用今造，置古函中，大小和可，宛如昔契。

誕還本寺，講授尋常，雖非卓犖，亦例能色。貞觀初年卒于本寺，七十餘矣。臨終清言安話，神色無異，顧諸法屬，深累住持，通告好住，怡然神逝。

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智光傳十九

釋智光，江州人，尼論師之學士也。少聽《攝論》，大成其器，言論清華，聲勢明穆，志度輕健，鮮忤言諍，謙牧推下，為時所重。開皇十年勅召尼公，相從入京，住大興善寺。

仁壽創塔，召送循州，途經許部，行出城南，人眾同送，舍利於擎忽放光明，高出丈餘，傾眾榮慶。比至番州，寄停寺內，其夜銅鍾洪洪自鳴，連霄至旦，驚駭人畜，及至食時，其聲乃止。既達循州道場塔寺，當下舍利，天降甘露，塔邊樹上，色類凝酥，光白曜日。

光還京室，以法自娛，頻開《攝論》，有名秦壤。晚厭談說，歸靜林泉，尋還廬阜，屏絕人事，安禪自節，卒于山舍。

隋京師弘善寺釋智教傳二十

釋智教，雍州人。習誦眾經，意存禪觀，晝則尋讀，夜便坐默，蕭散無為，不存世累。住弘善寺，閑居綜業。

仁壽中年，起塔于秦州之永寧寺，下勅令送。既至塔所，夜逢布薩，異香如霧，屯結入門。合眾同怪，欣所聞見。又於塔上剎柱之前見大人跡，長尺二寸，蹈深二分，十指螺文，圓相周備，推無蹤緒，蓋神瑞也。又降異雲，屯聚塔上。又雨天花，狀如金寶。又聞空中讚歎佛聲。官民道俗，相慶騰踴。教還本寺，綜業終年。

隋京師沙門釋圓超傳二十一

釋圓超，觀州阜城人。《十地》、《涅槃》，是其經略，言行所表，必詢猷焉。晚住京寺，策名臺省。

仁壽末歲，下勅造塔於廉州化城寺。初達州西四十餘里，道俗導引，競列長幡，南風勁利，樹林北靡，唯有幡腳南北相分，雖為風吹，都不移亂。及初行道，設二佛盤，忽有蜻蛉二枚各在盤上，相當而住，形極麁大，長五寸許，色麗青綠，大如人指，七日

相續，如前停住，行道既散，欻然飛去。比後下塔，還復飛來，填埋都了，絕而不見。當下正中，塔基上空五色慶雲狀如傘蓋，方直齊正，如人所為。雲下見一白鵠翔飛旋轉，事了俱散。超還京室，不測其終。

隋京師光明寺釋慧藏傳二十二〈(法順)〉

釋慧藏，冀州人。初學《涅槃》，後專講解。禁守貪競，絕迹譏嫌，安詳詞令，不形顏色。入京訪道，住光明寺。

仁壽中年，勅召置塔于觀州。初至塔寺，行道設齋，當其塔上景雲出見，彩含五色，有若花蓋，綺繡錦繢，無以加焉，從午至酉，方始隱滅。

又，延興寺僧法順者，聽習《涅槃》，善守根禁，退讓自節，負德無傲。勅住江州廬山東林寺置舍利塔。初至其地，耕者見光，尋而掘之，獲金銅彌勒像一軀，形質瓌異，即而供養。並不測其終。

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寶憲傳二十三

釋寶憲，鄭州人，寶鎮律師之學士也。童稚依止，即奉科條，審量觀能，具承大法。受具之日，但奉文言，至於行模，並先具委。有師資焉，有弘業焉！開皇之始，與鎮同來，住大興善，威儀調順，言無涉俗。

仁壽奉勅置塔洪州，即豫章之故地。初向彼州，路由江阻，既失正溜，泥濘不通，人力殆盡，無前進理，程期又逼，道俗惶懼。憲乃憑心舍利，請垂通涉，忽降白鳥，船前緩飛，乍來乍去，如有引導，即遣隨逐，遂逢水脉，通夕汎舟，安達無障。憲還京室，尋事卒也。

隋京師勝光寺釋法朗傳二十四

釋法朗，蒲州人。學涉三藏，偏鏡毗尼，開割篇聚，不阻名聞。加復器用平直，無受輕陵，決斷剛正，未私強禦。後住勝光，披究律典，經其房户，莫不懍然。

仁壽二年，勅召送舍利於陝州大興國寺，寺即皇考武元本生處也，故置寺建塔，仰謝昔緣。初達州境，大通、善法、演業三寺夜各放光，不知何來，而通照寺內，朗徹無障。善法寺中見三華樹，形色分明。四月二日，靈勝寺中夜忽放光，五色彩雲合成一蓋，通變為紫，比靈舉入城，雲蓋方散。又有五色彩雲從乾巽二處纏糺而來，至於塔上相合而住。及掘塔基，下深五尺獲一異鳥，狀如鸜鵒，色甚青黃，巡行基趾，人捉無畏，唯

食黃花，三日而死。又青石為函，忽生光影，表裏洞徹，現諸靈異。東西兩面，俱現雙樹，樹下悉有水紋生焉。函內西面現二菩薩，南邊金色，北邊銀色，相對而立。又二菩薩坐花臺上，各長一尺，並放紅紫光明。函內南面現神尼像，合掌向西。函脅西面又見臥佛，右脇而偃，首北面西。函外東面雙樹間，現前死鳥傾臥，須臾起立，鳥上有三金花。其鳥西南而行，至臥佛下住立不動。凡此光相，從已至未，形狀儼然。命人圖寫，上紙素訖，方漸歇滅。及將下日，忽然雲起，如煙如霧，團圓翳日，又如車輪，雲色條別，又如車輻，輪輻雲色，皆如紅紫。人皆仰視其相，歎怪希遇。藏瘞既了，天還明淨，失雲所在。當斯時也，寺院牆外咸見幡蓋圍遶，謂言他處助來供養，事了追問，一無蹤緒。朗慶斯神瑞，登即奏聞。晚還京師，以疾而卒。

隋京師真寂寺釋曇遂傳二十五

釋曇遂，雍州人。初學《大論》，後味《唯識》，研精《攝論》，選其幽理。每言三界虛妄，但是一心，追求外境，未悟難息。故得名稱高遠，有通美焉。然復慎守根門，勤修戒檢，住真寂寺掩開勵業。

仁壽中年，下勅送舍利于晉州法吼寺。初停公館，放大光明，照精舍門，朗如金色。又放黃白二光，從道場出，久久乃滅。又從舍利舉所至於塔基而放瑞光，三道虹飛，色如朝霞，耿然空望。下塔之內，又放光明，隱顯時現。大都為言，七日之內瑞靈雜沓，相仍不絕。還京服業，迄于唐運，八十餘卒矣。

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曇觀傳二十六

釋曇觀，莒州人。七歲出家，慕欣法字。及進具後，尋討義門，偏宗《成實》，祛折玄滯。後以慧解亂神本也，乃返駕澄源，攝慮巖壑。十六特勝，彌所留心，神咒廣被，鎖殄邪障。高聞周遠，及于天闕，開皇之始，下勅徵召，延入京室，住大興善，供事隆厚，日問起居。屢止紫庭，坐以華褥，帝親供侍，欽德受法。觀寬懷敦裕，言無浮侈，深得法忍，苦樂虛心，故使名利日增，而素氣常在。所獲信施，並入僧中，房宇索然，衣鉢而已。時俗流湎之夫，雅尚之也。

仁壽中歲，奉勅送舍利於本州定林寺。初停公館，即放大光。掘基八尺，獲銅浮圖一枚，平頂圓基，兩户相對，制同神造，雕鏤駭人，乃用盛舍利，安瓶置內，恰得相容。州民禽巨海者患瘂六年，聞舍利至，自書請瑞，見本一粒分為三分，色如黃金，乍沉乍舉；及見三佛從空而降，即能陳述，詞句如流。觀還京都，不委終事。

隋京師延興寺釋靈達傳二十七

釋靈達，恒州人。先在儒門，備參經史，唯見更相圖略，時有懷仁抱義，然復終淪諸有，未免無常，乃釋髮道流，希崇正軌。從遠公學義，咸知大意，因即依隨，三業無捨；及達之入京輦，慕義相從。晚住延興寺，退隱自守，端斂身心，終月禪默，衣食麁弊，不希華美。

仁壽中，勅召送舍利於本州龍藏寺。初定基趾，聞有異香，漸漸芬烈，隨風而至，遍於寺內。有民金玄瓚者住在寺側，先患鼻塞，二十餘年莫知香臭，當于此日忽聞香氣，驚尋至寺，因爾鼾差。又雨天花，從空而下，光彩鮮淨，晃若金銀，先降塔所，後及寺院。道俗競接，輕薄如鏤。下舍利訖，有白鶴旋於塔上，良久翔逝。達後連尋定業，追訪山野，不顧名貫，頭陀林冢，雖逢神鬼，都不怖憚。大業之始，終於墓叢。初不委之，村人怪不乞食，就看已卒，跏趺如在，因合牀殮於杜城窟中。

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昕傳二十八

釋僧昕，潞州上黨人。自騖道法津，周聽大小，逮諸禪律，莫大登臨。傾渴身心，無席不赴，而導戒愚智，眾通諠靜。昕一其正度，恭慎橫經，聆其披析，曾不忽忘。初，眾見其低目寡言，絕杜論道，皆號為「朦叟」也。後有智者問其文理，咸陳深奧，輕浮章句，略不預懷。有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勿輕未學，妙德常箴。夫惟大覺，方能靜照，盛德明約，可無細瑕。愚師軌物，時有通悟，惟自兩明殷鑒，方取會通，不得以法累人，致乖祇奉！」暨周滅二教，逃隱泰山。大隋開法，還歸聽習，遊步洛下，從學遠公，《十地》、《涅槃》咸究宗領。後入關，住興善寺，體度高爽，不屈非濫，時復談講，辯詞迅舉，抑揚有度。至於僧務營造，情重勤劬，躬事率先，擔揵運涉。

仁壽中歲，置塔毛州護法寺，下勅令送舍利。初至公館，有沙門曇義者，高行名僧，聞諸舍利皆放光明，「我等罪業，一無所現」，即解衣為懺，燒指為燈，竟夕供養，明旦出光，通屬人物。又出金瓶，迴旋行道，青赤白光，三色流照，經于信宿，其光乃隱。四月七日初夜，放光赫赤欲然，滿佛堂內，須臾出户，流照四薹。將入函時，又放赤光，烈盛逾日。通夜又放光，照于函內。四月十日，天花如雪，從空亂下，五色相間，人皆收得。又感異香，微風普遍，熏塞寺內。其函忽變為青琉璃，內外通徹，人以白綾周帀數重漫覆其函，又加塼累灰泥其上，尋照其泥，還如函色。又灰泥上畫作十花，飾以金薄，及成就後，唯一金色，餘華皆彩。未下塔前，有張世謙者，清信士也。常持八戒，遠離妻孥，靜室誦經，乃聞擧所梵讚之聲，出户看之，見有群僧各執香花遶旋供養，迫之遂失。又見天人持諸幡蓋及以香華東南飛來，當于塔上，變成大雲，旋空良久。又見

百餘沙門在塔基上執箒輦土，以陪增者，比及明晨，寂無所見。時經夏暑，土地乾燥，人皆思雨，應念即降三四寸許，川野除煩。沙丘縣民路如意者迴心信佛，望見光相，路雖遠映，舉目徹見寺僧五人在佛堂內，又聞塔邊音樂讚歎，聲極亮遠。重雨天花，滿四十里，塔基倍多。昕慶斯眾瑞，即具表聞。晚還資業，不測其卒。

隋京師空觀寺釋玄鏡傳二十九

釋玄鏡，趙州人。立志清貞，不干流俗。《四分》一律，文義精通，不樂闡揚，恒尋異部，激發違順，品章廢立，有神彩焉。住空觀寺，閑散優遊，無為僧也。

仁壽二年，奉勅置塔本州無際寺。建基趾日，尋放赤光，變轉不常，或如形像，乍似樓闕。又出白光，時吐大小，巡繞瓶側。四月四日又放光明，紫綠相間，三度乃止。又於光內見佛像形，長二尺餘，坐蓮花座，并有菩薩俠侍嚴儀，從卯至酉，方始歇滅。當此之時，有目皆覩。

鏡還空觀，復學禪宗，居止東院，合集同侶，多行頭陁。遂終其寺也。

隋京師弘濟寺釋智揆傳三十

釋智揆，冀州人。愛慕《涅槃》，淨持戒行，不重榮渥，知足無求。住弘濟寺，閉門習業。僧眾服其智德，敬而宗之，每處勝筵，推其名實；而揆弗之顧也，退屏自修，若無聞見。

仁壽之歲，弘塔四方，有勅召揆送舍利於魏州開覺寺。初屆治所，遂放大光，紫白相宣，五色遞發。有尼智曠，冷疰積年，因禮發願，乃見赤光遍室，便吐惡物，其患即除。有患重者聞斯嘉慶，伏枕發願，亦蒙光照，平復如本，方來塔所。其例眾夥，不復具書。又楊大眼者先患兩目，冥無所見，牽來至擧，乞願求恩，即見舍利，如本明淨，斯例復眾。四月八日下塔既訖，西北雲來，雨華塔上，紛霏如雪，色似黃金，寺院皆遍。道俗收取，狀如金華。感一黑狗，莫知由來，直入道場，周旋行道，每日午後，與餅不食，與水便飲，至解齋時，與粥方食。寺內群犬非常噤惡，一見此狗，低頭畏敬，不敢斜視。塔所樹碑，厚三尺半，忽發光彩，狀如琉璃，映物對視，分明悉見。又見象六牙，竝現石碑內。至五月末，於其碑中七變相狀，或為佛像、聖僧、雙樹，眾瑞非一。並以事聞。

揆晚徙迹終南，居閑禪寂，登陟巖藪，往而不返。

隋京師勝光寺釋僧範傳三十一

釋僧範，冀州人。學大小乘，靜務心業，追師禪念，傾屈盡禮，所獲定要，倍於同侶。住勝光寺，以慧解見推。

及帝建塔，下勅徵召，送舍利於本州覺觀寺。每至日沒，常放光明，黃赤交焰，變化非一。沙門僧辯患耳四年，聞聲如壁，一覩舍利，兩耳洞開，有逾恒日。州民蘇法會左足攣跛十有餘年，委杖自扶，來禮乞願，尋得除瘥，放杖而歸。範目覩靈驗，神道若斯，信知經教非徒虛誕，但由誠節未著，故致有差。後歸本寺，還遵前轍，未詳其卒。

隋京師淨影寺釋寶安傳三十二

釋寶安，兗州人，安貧習學，見者敬之。初依慧遠聽涉《涅槃》，博究宗領。周滅齊亡，南投陳國。大隋一統，還歸鄉壤，行次澮洛，又從遠焉，因仍故業，彌見深隱。開皇七年，慕義入關，住淨影寺。當遠盛日，法輪之下聽眾將千，講會制約，一付安掌。于時遠方輻湊，名望者多，難用緝諧，故在斯任。安隨機喻接，匡救有儀，雖具徵治，而無銜怨，各懷敬嘆，登自稱焉。講《十地》、《涅槃》，純熟時匠。性存攝嘿，不好揚演，有問酬對，辯寫泉流。

仁壽二年，奉勅置塔於營州梵幢寺，即黃龍城也，舊有十七級浮圖，權在其內安置舍利，當夜半上，並放白光，狀如雲霧。初唯一丈，漸大滿院，明徹朗然，良久乃滅。前後三度，相類並同。舊有石龜，形狀極大，欲作函用，引致極難。匠石規模，斲截成函，三分去二。安自思念：「石大函小，何由卒成？」懼日愆期，內懷憂灼，比曉看之，其石稱函自然分析，不勞鐫琢，宛爾成就。函雖神造，計應大重，薄用拖曳，輕迅若馳，不勞至寺，便依期限，深慶情願。晚還京寺，不測其終。

隋京師仁覺寺釋寶巖傳三十三

釋寶巖，幽州人。標意《十地》，次綜《毗曇》，未究《成實》，故於宗部涉獵繁焉，户牖玄文，疏條本幹，時傳富博。而性殊省事，不樂談說，苦祈敷散，精理載揚。住京下仁覺寺，守道自娛，無事交厚。

仁壽下勅，召送舍利于本州弘業寺，即元魏孝文之所造也，舊號光林。依峰帶澗，面勢高敞，多挾徵異，事遵清肅，故使行僻之徒必致驚悚，由斯此眾濫迹希過。自開皇將末舍利到前，山恒傾搖，未曾休止，及安塔竟，山動自息。又仁壽初歲，天降剃刀三十三枚，用甚銛利，而形制殊別，今僧常用以剃剪也。又初造石函，明如水鏡，文同碼

磕，光似琉璃，內外照徹，紫焰光起。函外生紋，如菩薩像，及以眾仙、禽獸、師子、林樹，雜相非一。四月三日夜，放大光明照天地，有目皆見。巖事了還，不測其卒。

隋京師無漏寺釋明馭傳三十四

釋明馭，瀛州人。初學《涅槃》，後習《攝論》，推尋理源，究括疑滯。晚遊鄴下，諮訪未聞，隱義重玄，皆所披覽。開皇八年，來儀帝里，更就遷師詢求《攝論》。意量弘廣，容姿都雅，人有勃怒，初不改容，眾服其忍力也。住無漏寺，講誦為業。

仁壽中年，勅請送舍利于濟州崇梵寺。寺基帶危峰，多饒異樹，山泉盤屈，脩竹蒙天，實佳地也。剋日將下，寺有育王瑞像，乃放三道神光，遍于體上，金石榴色，朗晃奪精，經一食頃，乃遂漸歇。又聞磬聲，搖曳長遠，寺東巖上唱善哉聲，清暢徹心，追尋莫委。又，舍利函上，光高三尺，狀如花樹。本送舍利，分為二粒，出琉璃瓶相隨而轉，並放光明。有黃白雲從西南來，聲如雨相，流音樂聲，正當塔上，凝住不動。復見二花從雲中出，或時上下，大鳥群飛，迴旋塔上。又於雲中現仙人頭，其數無量。於此之時，莘州城人見諸仙人從空東來，向于魏州。馭當斯運，欣慶嘉瑞，說不可盡。民皆捨物，積之如山，並用構塔。沙門五人生逢奇瑞，捨戒為奴，供養三寶。因勒銘紀，廣如別傳。

獻后昇霞，造禪定寺，召而處之，遂終世矣。

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生傳三十五

釋道生，蒲州人，延統是其師也。名父之子，係迹厥師，雖雅尚未齊，而思力方遠。仁正致懷，聲色無染，受持戒護，耽詠文言，《四分》一律，薄霑聲教，講誨時揚，器法難擬。住興善寺，卓卓標異，目不斜眄，威儀安帖，眾敬憚之。

仁壽二年，勅召送舍利于楚州。初停公館，感一野鹿直入城門，防人牽來詣舍利所，自然屈拜，馴善安隱。生曰：「爾為舍利，可上昇階，必若他緣，隨意而去。」鹿聞此語，遂即昇階，出入帳前，往還無難。乃為說歸戒，鹿乃頓頭香案，如有聽受。因以繒帛繫之，即舐人手，夜臥擧邊，或往生房，經停兩宿，自然退出，還歸荒野。及當下日，白鶴兩雙飛旋塔上，覆訖方逝。生覩斯瑞，與諸僚屬具表以聞，并銘斯事在于塔所。既還京室，不測所終。

隋京師勝光寺釋法性傳三十六

釋法性，兗州人。少習禪學，精厲行道。少欲頭陁，孤遊海曲，時復入俗，形骸所資，終潛林阜，沉隱為任。開皇十四年，文帝東巡，搜訪巖穴，因召入京，住勝光寺。

仁壽之年，勅召送舍利於本州普樂寺。初營外函，得一青石，鑽磨始了，將欲鑒飾，變成碼磄，五色相雜，文彩分明。函內斑駁，雜生白玉，凝潤光淨。函之內外，光如水鏡，洞照無障。當入函時，正當基上，白鳥一雙翱翔緩飛，遶塔而轉；塔西奈樹，枝葉並變為真金色。

及文帝既崩，置大禪定，延住供養，遂卒于寺，八十餘矣。

隋京師沙門釋辯寂傳三十七

釋辯寂，徐州人。少以慧學播名，汎浪人世，遊講為業。末在齊都，專攻《大論》及《阿毗曇心》，未越周年，粗得通解。會武平末歲國破道亡，南適江陰，復師三論，神氣所屬，鏡其新理。開皇更始，復返舊鄉，桑梓仍存，友朋殂落。西入京室，復尋昔論，龍樹之風，復由光遠。

仁壽置塔，勅召送于本州流溝寺。及初達也，舍利塔所忽見異光，照寺北嶺及以南山，朗同朝日。又於石佛山內採石為函，磨飾纔了，彩紋間發，彪炳光現，山海、禽獸、仙人等像，備出其中，雖復圖取，十不呈一。

晚綜前業，演散京華，福利所兼，俱充寺府。不測其終。

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靜凝傳三十八

釋靜凝，汴州人，遷禪師之門人也。早年聽受，深閑邪正，經律《十地》，是所詢求。後師《攝論》，備嘗幽顯，常樂止觀，掩關思擇。緣來便講，唱吼如雷，事竟退靜，狀如愚叟，世間之務，略不在言。人不委者，謂為庸劣，同住久處，方知有道。兼以行不涉疑，口無慶吊，塊然卓坐，似不能言。開皇六年，隨遷入雍，住興善寺。

仁壽二年，下勅送舍利于杞州。初至，頻放白光，狀如皎月，流轉通照。及下塔日，白鳥空中旋繞基上，瘞訖遠逝。更有餘相，凝為藏隱，示出一二，知大聖之通瑞也，餘則隱之不書。及至京師，又被責及，方便解免，不久而終世矣。

隋京師揚化寺釋法楷傳三十九

釋法楷，曹州人。十五出家，依相京賢統而為弟子，師習《涅槃》，通解文義。及受具後，專攻《四分》。雲、暉兩匠，振綱齊都，備經寒暑，伏面諮稟，皆賜其深奧，

無所子遺。及齊、法俱亡，南避淮表壽山之陽，隨開律教。開皇首歲，大闢法門，還返曹州。欲終山水，將趣海岸，而道俗邀留，不許東騖。楷性虛靜，更於城北三里左丘山營造一寺，名曰法元，高顯平博，下臨城邑，遙望發心，皆來受法。未為安而能遷，古人所尚，久在塵猒，不無流轉，便入關壤，觀化京都，住揚化寺復揚戒律。

仁壽置塔，奉勅送舍利於曹州。楷以初基有由，欲報斯地，表請樹塔，還置法元，上帝不違，任從所請。初達曹部，置嶚州治，廣現神瑞，備如別紀。但學未經遠，難得遍知，故略編之，想未繁撓，日別異見，具如後述。於三月十四日中時，見佛半身，面白如玉，舍利擎前，佛頂之上，黃赤光起。二十九日，夜降甘露，味甜逾蜜，見於赤光，遍於城上，須臾流照，達于塔所。四月五日，舍利上踊，白色鮮明。其日申時，帳上北面忽見光影，中有白雲，氣中生樹，狀如青桐，下有青色師子，面西而蹲。六日卯時，復有光影見，雲氣內有三蓮華，兩廂雙樹下有佛像，樓閣、樹林，重沓而出，上有立菩薩像。辰時又見金色光明，出沒漸大。已時復見重閣，閣上有樹，葉如貝多，傍立聖僧。午時復現雙樹之形，下列七佛。申時雙樹又見一佛二菩薩像，三花承足，又見天人擎花在空、黃師子等。亥時帳後見千佛形，舍利室內出黃白光。四月七日，又見雙樹、黃雀一頭及以光雲師子等像。辰時又見金翅鳥身飛龍樹林、寶蓋等像，傍現二菩薩及黃師子。已時又見寶幢、樹林，下有菩薩、黃衣居士，白色師子蹲踞石上，又有雲氣、樹林、樓閣、菩薩。午時又見白色雲氣，寶幢、樹林、青色師子。申時又現雙樹繁茂，須臾變為宮殿、樓閣，佛座花臺，其色黃白。亥時雲起西北，雨潤三寸，雲上六天一時見身。四月八日將欲下塔，平旦之時天雨白花，飛颺不下。卯時又見諸天寶蓋，樹側菩薩及黃師子。辰時又見大蓋兩重，眾寶莊嚴，下坐菩薩及白師子踞在石上。帳上又見光影雲氣，氣中金光乍大乍小，下有蓮華時開時合。又雨天花，大者在空，面闊尺餘，小者墮地，狀如桃花。已時帳後見三諸天、三師子及蓮花水池。午時將下，又見雙樹，并立菩薩。舍利忽分以為五粒，流轉光曜。四月九日填平已後，帳後板上光影之內疊石紋生，又見大樹，青衣沙門執爐而立，又感奇香郁烈人鼻。楷具列聞，帝大悅，令圖繢之，以流海內。自仁壽創塔，前後百餘，感徵最優，勿高於楷。後以常業終於本寺。

隋京師轉輪寺釋智能傳四十

釋智能，姓李氏，懷州河內人。希意遠塵，束懷律教，收聽令譽，風被河右。開皇之始，觀道渭陰，隨奉資行，住轉輪寺。

仁壽置塔，奉勅召送於青州勝福寺中。處約懸峰，山參天際，風樹交結，迴瞰千里，古名巖勢之道場也，元魏末時創開此額。初置基日，疏山鑿地，入土三尺，獲古石函，長可八尺，深六尺許，表裏平滑，殆非人運，所謂至感冥通，有祈斯應矣。及下舍利，

大放光明，挺溢山宇，道俗俱見，乃至出沒流轉，變狀叵論。

能晚還寺，更崇定業，林泉栖託，不預僧倫，逃名永逝，莫測其終。

隋京師真寂寺釋曇良傳四十一

釋曇良，姓栗，潞州人。十六出家，專尋經典。及長成德，以《大論》傳名，兼講小經，接敘時俗，亟發歸信，為眾賢之賞。入京遊聽，住真寂寺。

文帝下勅，召送舍利于亳州開寂寺。將欲起塔，先造石函，地非山鄉，周訪難得。良曰：「待覓得石，期至叵成。但發勝心，何緣不濟？」乃要心祈請，願賜哀給。忽於州境獲石三枚，底廂及蓋，各是異縣運來，合之宛是一物。眾嘉異之，具聞臺省。良性樂異迹，周覽觀之。亳州西部穀陽城中有老君宅，今為祠廟，庭前有古柏三十餘株碑文薛道衡製。廟東百餘步老君母宅，亦有廟舍。次西十里有苦城，即傳所云「李聘，苦縣人」，斯處是也。還歸本寺，專誠懺禮，食息已外，常在佛前。唐初卒也，八十餘矣。

隋京師靜法寺釋智嶷傳四十二

釋智嶷，姓康，本康居王胤也，國難東歸魏，封于襄陽，因累居之，十餘世矣。七歲初學，尋文究竟，無師自悟，敬重佛宗。雖晝權俗緣，令依學侶，而夜私誦《法華》，竟文純熟，二親初不知也。十三拜辭，即蒙剃落，更諮大部，情因彌著。二十有四，方受具足，攜帙洛濱，依承慧遠，傳業《十地》，及以《涅槃》，皆可敷導。後入關中，住靜法寺。仁壽置塔，勅召送舍利于瓜州崇教寺。初達定基，黃龍出現於州側大池，牙角身尾，合境通矚，具表上聞。

嶷住寺多年，常思定慧，非夫要事不出户庭，故往參候，罕覩其面。末以年事高邁，勵業彌崇，寺任眾務，並悉推謝。唐初卒也，年七十餘矣。

隋京師沙門釋道嵩傳四十三

釋道嵩，姓劉，瀛州河間人。十三出家，遊聽洛下，訪訊明哲，終日恓惶，衣服麁單，全不涉意。值慧遠法師講諸經論，陶染積時，遂寢幽極。隨入京室，為慕義學士，同侶推崇「道心人」也。仁壽置塔，勅召送於蘇州。舍利將至，井吼出聲，二日乃止。造基掘地，得古塼函，內有銀合，獲舍利一粒，置水甌內，旋遶呈祥，同藏大塔。嵩還京室，住揔化寺，餐味《涅槃》，依行懺悔，身戒心慧，悉戴奉之。一鉢三衣，盈長不畜，遵經聖行，息世譏嫌。遂卒於世。

隋京師淨影寺釋道顏傳四十四

釋道顏，姓李氏，定州人。初學遠公《涅槃》、《十地》，領牒樞紐，最所殷贍。頻仍講授，門學聯塵，道啓東川，開悟不少。後入京輦，還住淨影寺，當遠盛世，居宗紹業。仁壽中年置塔赤縣，下勅徵召，送舍利于桂州。初入州境，有鳥數千，齊飛行列，來迎舉上，從野入城，良久方散。及下安處，感五色雲靉靆垂布，屯聚基上，餘便廓清，日曜天地。後返京邑，常尊上業。

唐運惟新，宇內尚梗，崇樹齋講，相循淨影。因疾而卒，春秋七十餘，即武德五年矣。臨終清漱，手執香爐，若有所見，奄然而逝。自顏之處世也，衣服麁素，不妄朋從，行必以時，情避嫌隙，言必詳審，深惟物忤。又兼濟禽畜，慈育在心，微經惱頓，便即垂泣，不忽童稚，不行楚叱，縱有輕陵，事同風拂。顧諸屬曰：「不久去也，何煩累人。」故於無常，得其旨矣。

隋京師淨影寺釋淨辯傳四十五

釋淨辯，姓韋，齊州人。少涉儒門，備聞丘索，孔、墨、莊、老，是所詢謀。忽厭浮假，屏迹出家，經律具嘗，薄通幽極。復纏名教，避世山林，受習禪門，息緣靜慮。開皇隆法，入住京師，依止遠公，住淨影寺，更學定境。又從遷尚受《攝大乘》，積歲研求，遂終此業。曾與故友因事相乖，彼加言謗，辯終不雪，及委由問，答曰：「吾思其初結交也，情欣若弦，豈以後離，復陳其失！」時以此高之。

後勅召送舍利於衡州岳寺，本號大明，即陳宣帝為思禪師之所立也。行達江陵，風浪重阻，三日停浦，波猶未靜，又迫嚴程，憂惶無計，乃一心念佛，衡波直去，即蒙風止，安流沿下。既入湘水，沂流極難，又依前念，舉帆利涉，不盈半月便達衡州。及至岳寺，附水不堪，巡行山亭，平正可搆。正當寺南，而有伏石，辯乃執爐發願：「必堪起塔，願降祥感。」便見岳頂白雲從上而下，廣可一丈，長四十里，至所塔基，三轉旋迴，久久自歇。又感異香，形如削沉。收獲數斤，氣煙倍世。道俗稱慶，因即搆成。初，此山僧顗禪師者，通鑒僧也，曾有一粒舍利，欲建大塔，在寺十年，都無異相；及今送至，乃揚瑞迹，黃白大小，聚散不定。當下之日，衡山縣治顯明寺塔放大光明，遍照城邑，道俗同見。古老傳云：此寺立來三百餘年，但有善事，必放光明，經今三度。將非帝王弘福，思與眾同，感見之來，誠有由矣。辯欣斯瑞迹，合集前後見聞之事，為《感應傳》一部十卷。

後興禪定，復請住之。大業末年，終於此世。

論

曰：夫吟嘯之鼓風雲，律調之通寒暑，物理相會，有若自天。況乃神道玄謀，義乖恒應，而可思也！故聖人之為利也，權巧眾途。示威雄以攝生，為敦初信；現光明而授物，情在悟宗。規模之道既弘，汲引之功無墜。至於混小大之非有，均彼我之恒儀，齊色心於性空，絕形有之流轉，幽通而揚化本，極變以達神源，斯道窮微，非厝言也。然則敷教下土，匪此難弘，先以威權動之，後以言聲導之，轉發信然，所以開萌漸也。像、末澆競，法就崩離，神力靜流，通感殆絕。

二石之世，澄上揚名，兩蕭接統，誌公標德，備諸紀錄，未敢詳之。頃世蒙俗，情多浮濫，時陳靈相，或加褒飾，考覈本據，頓墜淫邪，妖異之諺林蒸，是非之論蜂起。至如觀音之拔濟，信而有徵，大聖之通夢，華實相半。斯則託事親蒙，難免語意無涉，餘求想像，實假冥緣，故得有倫虛指，因斯以言，良有以也。圓通之遊聖寺，昭達之涉仙宮，信其言焉，難窮事矣。前傳之敘蓬萊，無乖鄙例。曩者顯宗通感，創開玄化之基，法本內傳，具列靈通之應，或騰虛而現奇，或飛光而吐瑞。有晉嘉相，雜沓臻焉，曇翼之感育王，陶侃之逢妙德，自後繁華，難具陳矣。

隋高建塔之歲，踊瑞紛綸。神光屬於群物，至澤通於疾癘，天花與甘露同降，靈芝共瑞鹿俱程。空遊仙聖，結霧來儀；水族龜魚，行鱗出聽。百有餘塔，皆備潛通，君臣相慶，緇素欣幸。其德榮明，不可加也！然而當年即世，或墜流言。俗習常談五福，欣其壽考；通神達命三畏，君子所弘。及煬帝鎔鑄高陽，開模之始，其像頂含翠髻，身曜紫金，靈光通照，顯五色之希奇，瑞花滿庭，開六彩之殊相。上下同泰，無德稱焉，下詔圖之，遠頒郡國。義當嚮斯厚澤，荷福無疆，遺厥宗社，如山之固；尋復兵飢薦集宇內分崩，亡曆喪寶，卒于身世。統詳終古，五運非不推遷；近以情求，殃慶迷其倚伏。又如聖母上天，功高遂舉，輪王樹塔，禍及凶終。何以明其然乎？信由業命之淳薄，故感報果之休咎耳。豈以恒人之耳目，而遠籌於三世之道哉？

若夫卜商、賈誼之為言，班彪、季康之著論，但知混而謂之命，莫辯命之所以為然，何異見羅紈於篋笥，而未識成之由機杼也，覩百穀於倉廩，而未知得之由稼穡也。儒之所云命也，釋之所云業也，命繫於業，業繫於心，心發既其參差，業成故亦無准。是以達命業之開士，知報熟而無辭；迷因果之恒人，謂徒言而不應。故馬遷嗟報施之爽，積疑而莫之通；范滂惑善惡之宜，含情而無以釋。斯皆覩流而不尋源，見一而不知二。覽釋門之弘教，豈復淪斯網哉？夫造業千端，感報萬緒，或始善而終惡，故先榮而後枯，或吉凶之雜起，故禍福而同萃。唯色一也，等面異而殊形；唯心一也，齊百化而無定。故無學或盡於此生，往業或終於即世，有縛感由於既往，受報未止於今時。身子悟理之

通人，常懷疾惱；目連威雄之達士，終纏碎身。至聖納謗於祇園，王子被讒於清眾，儒宗絕粒於陳壤，堯、湯遭變於中原，雖玄、素之相或乖，而業命之緣無爽。是知文、煬大寶，往福終於此世；崇建塔像，今業起於將來。交運相投，無識因之致惑；隋遭兩鏡，通命豈其然乎！復有深宮法濟，寄神祝而鎖災，慧日法安，憑斫石而流水，轉明之越巨浸，通達之沐炎湯，瓊公拜而邪象崩，道英終而大地轉，斯德眾矣，其徒繁矣！既云神化，固不可以由來擬之，輒敘篇中，識僧倫之難偶耳。

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